



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

艺术与科学

浙江摄影出版社



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

艺术与科学

[英] E.H.贡布里希 著
杨思梁 范景中 严善淳 译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省版权局
著作权合同登记章
图字 11-1997-47 号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责任编辑：曹家驹

赵爱萍

封面设计：辜居一

艺术与科学

贡布里希谈话录和回忆录

[英]E. H. 贡布里希著

杨思梁 范景中 严善淳译

出版：浙江摄影出版社	开本：850×1168 1/32
发行：浙江摄影出版社发行部	印张：14.125
（杭州市葛岭路一号	印数：1—3 000
邮编：310007）	1998年8月第1版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刷：浙江印刷集团公司	ISBN 7-80536-528-8/J·287
	定价：5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出版室调换）

前 言

本书记录的谈话持续了 18 个月之久,在那段时间里,迪迪埃·埃里邦[Didier Eribon]带着他的录音机从巴黎飞来,询问我的论著和观点。后来我总是期待着他的来访,因为我发现他精读过我写的东西,真心地想澄清一些幽昧之处,而且想打听我是否有新的想法。我们之间语言不同、背景相异,可这点不但没有妨碍反而有助于我们的谈话,因为我常常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他一般是用法文提问,我大部分是用英文回答,但是后来我在校订这些谈话录时,校订的则是他的法文译文,对这些译文我有时真想作一些修改或补充。我很感激他,因为在他询问我的艺术论著的过程中,我高兴地发现,这些论著比我希望的要更有条理,是他从我的作品中理出了一些连续不断的思绪,并帮助我更好地看待它们。

迪迪埃·埃里邦为这本谈话录的法文本选的名字是 *Ce que l'image nous dit* [我们看的是图像],我很喜欢这个题目。但是,我觉得这个题目在英文里听上去不像在法文里那么自然,所以我建议用 *A Lifelong Interest* [毕生的兴趣]作为本书的题目,旨在表明它着重于我作为一个艺术史家的各种思想和活动。(美国版此处为:所以我建议用 *Looking for Answers* [寻求答案]作为本书的题目。当然我是想说,在这里 *looking* (“寻求”或“看”)不是一个

比喻，因为想要寻求问题答案的艺术史家首先必须学会 *look*。——译者注)

尽管这是本书的重点，但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我和视觉艺术打交道的故事得跟我的传记的基本事实联系起来才容易说明。所以本书有些地方不可避免地要和我最近出版的文集《我们时代的话题》[*Topics of Our Time*]的首篇“自传速写”中的一些部分复见重出。不过我得提醒读者，虽然我同意了英文出版者的要求，在书中加了些我这几年来生理特征变化的照片，但它绝不是一部自传，更不是一部回忆录，否则，这将会使我远离手中的问题。

虽然我专注于学问，但我从来没有让学问垄断我的思想以至于忽略我毕生的其他兴趣，如对音乐和自然的兴趣。我曾经写过一篇讲演稿，题目是“作为心灵需要的自然和艺术”[*Nature and Art as Needs of the Mind*]¹，我把自然放在首位。因此，当我的同事问我将到哪里去度假时，他们原以为我会回答：“我去看某些收藏品、古迹和展览。”但我通常的回答是：“我的妻子和我准备去看牛。”我记得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小说《众生之路》[*The Way of All Flesh*]中有一段写到过度紧张的主角被建议到动物园去看看犀牛、河马和大象。我发现，看着阿尔卑斯山草地上吃草的牛群让人怡志疏神，而在纬度较高的山上害羞的土拨鼠在岩石之间跳来蹦去的情景则让人快然不已。

我是在1936年离开故乡奥地利的，我一直怀念着阿尔卑斯山的美景。我从读书的时候起，就每年花几个星期在山间漫步或者在峰嶂攀援。我和理查德·宾[*Rich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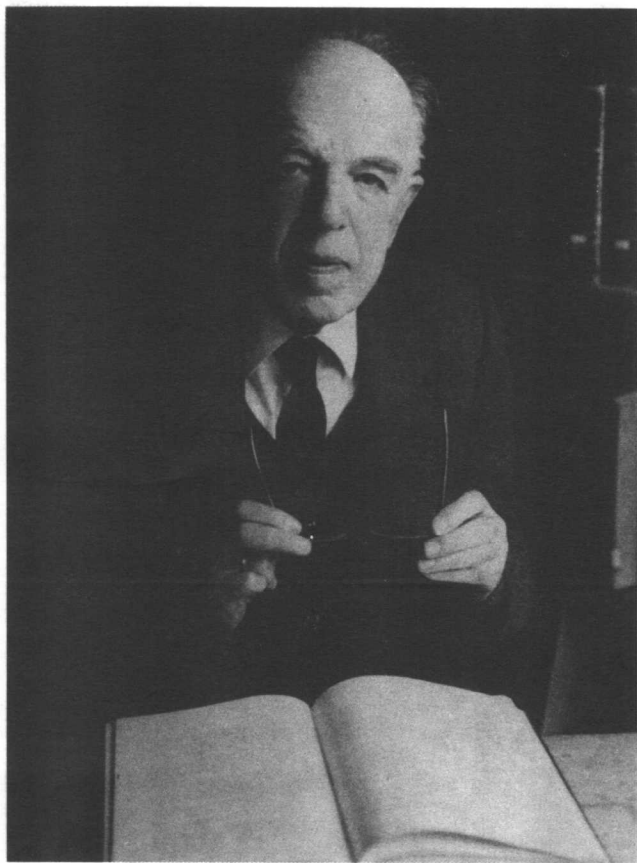
Bing]在那些时候建立的友谊经过后来无数的悲惨事件之后更加牢不可破。在这些岁月中,理查德·宾已在美国建立了辉煌的双重事业,他既是心脏病学家又是创造性的音乐家。

很少有职业能够像艺术史家的职业那样,把工作和娱乐结合起来。在应邀讲演期间,我到过欧洲的一些城市,到过美国的一些大学,甚至到过日本。在那些旅行中我很高兴有机会能在自然的殿堂和艺术的殿堂里参拜。

最近我应邀去接受各种各样的荣誉和奖章,这使我有了更多的旅行机会,我的妻子和我舒服地飞到许多学术中心,见到了极其有趣的人,但是要把这些旅行都写出来,就需要另一本不同的书。

恩斯特·贡布里希

1992年7月于伦敦



瓦尔堡研究院院长即将退休之前



《木马沉思录》的预兆,约2岁时摄



手持蚯蚓,约4岁时摄



假日里漫步在阿尔卑斯山 ,约 1935 年摄

目 录

第一部分 关于艺术与科学的谈话

前言	I
第一章 史学家的双重生活	1
第一节 维也纳和曼图瓦	1
第二节 伦敦	31
第二章 没有艺术这回事	55
第三节 传统的重要性	55
第四节 三维的世界	74
第五节 秩序感	100
第三章 说明的驱策	131
第六节 解释的局限	131
第七节 趣味的问题	145
结语	165
附录	171
认知我们的世界	171
秩序和宽容	177

第二部分 谈话录和回忆录

文化史的概念及其方法	183
博物馆、艺术欣赏和批评家	199

我从波普尔那里学到了什么	215
关于历史决定论	251
艺术史及其他	257
《艺术的故事》和艺术研究	271
色彩的运用及其效果:怎样和为何	283
问答漫录	297
没有什么比思想更敏锐	327
五十年前维也纳的艺术史和心理学	347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出版五十周年	359
回忆瓦尔堡研究院	379
我的语言经历	393
注释	415
后记	433

第一章 史学家的双重生活

第一节 维也纳和曼图瓦

你是1909年在维也纳出生的，今天人们把1914年前的维也纳说得有点像神话，把它想象成一个不同寻常的文化、艺术和学术的中心。我想你对你出生的城市有比较现实的想法吧？

我主要是一个史学家，作为史学家，我一直反对用套式和老生常谈来描述整个时期或整个民族。我很清楚地知道维也纳一直是这种套式描述的对象，我拒绝接受这种描述。实际上人们在描述维也纳时，用了两种或三种相互矛盾的套式。一方面维也纳被说成是一个歌剧、华尔兹和 *Heurigen* [新酒] 的城市（人们喜欢到城外去喝新酒），这个维也纳可不是我经历的。我不会跳华尔兹，或者说跳得很差，而我唯一的一次喝新酒的地方是在格林金 [Grinzing]，当时我正带着一队瑞典旅游者，实际上我不喜欢新酒。

另一个老生常谈是学术的维也纳。维也纳是各种现代运动的发源地，从心理学界的弗洛伊德到哲学界的维特根斯坦，从建筑界的阿道夫·卢斯 [Adolf Loos] 到音乐界的勋伯格等等。有人认为维也纳的这种学术活力在

某些方面与奥匈帝国的腐败有关系，我不相信这点。我认为，我们不是特别腐败，而且我认为“腐败”这个词不能用来描述整个文化。奥匈帝国确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灭亡了，但它的灭亡是否不可避免，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假如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ph]皇帝没有活到这么大的年龄，假如他没有这么长久地阻碍变革，或许奥匈帝国还可以发展生存下去。当然，如果史学家讲太多的关于当时可能发生的事情，那是没有意义的。

另外还有人说，维也纳人对现代世界作出的贡献大部分是犹太人做的。这是个过分简单的说法，你得详细地分析一下，才知道这话是否正确。这个问题除了对种族主义者有利之外没有多大意思，但是既然它已经被提出来了，我们或许该记住卢斯不是犹太人，韦伯恩[Webern]、贝尔格[Berg]、克里姆特[Klimt]、柯科施卡[Kokoschka]、默塞尔[Musil]和多德勒[Doderer]都不是犹太人。

你称之为老生常谈，可是在我看来你实际上还是这个神话的维也纳的一部分。

维也纳是个大地方，它由很多社会群体组成。有些群体相处得很好，有些群体则互相憎恨。我的家庭是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律师，母亲是钢琴家。虽然我刚才还警告你不要把我和维也纳的各种套式联系起来，但是我得承认，我的确与那个世界有些联系，至少是在我童年的时候通过别人和那个世界有些联系。我的父亲卡尔

[Karl]出生于1874年,他的一位同学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hal]是歌剧《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的作者,他俩在年轻的时候很要好。我现在还保留着霍夫曼斯塔尔给我父亲的两封信,从信中可以看见他对我父亲是多么看重。²可是后来霍夫曼斯塔尔加入了美学和象征主义运动,变得相当矫揉造作。父亲不太喜欢那套,所以渐渐地和他分手了。父亲喜欢简洁朴素。

我的祖上是来自德国。祖父出生在奥芬巴赫[Offenbach],是一位花边装饰的批发商,他移居维也纳,娶了一位法兰克福的姑娘。法兰克福有一个既大又富裕的犹太人区。我说过我父亲是位律师,他从来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他想成为一名科学家。但是那时候完全是一个父亲作主的社会,我的祖父说:“你得做律师。”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位很受尊敬的律师,他当上了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的副主席。

我母亲原名利奥妮·赫克[Leonie Hock],1873年生于维也纳。她是4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她也是犹太血统,但她父亲出生于布拉格,我记得是生于1813年或1815年。我外祖父到维也纳来谋生,由于不是个精明能干的商人,又不富裕,所以在1870年的大萧条中破产了。因此我母亲的童年就很受限制。外祖父不想让她接受犹太教育,把她送进一所不分宗教派别的学校 *Das Paedagogium* [教育学院]读书,所以她不了解犹太人的传统。我父亲知道一点。

那你自己呢？

我没有，我从没有沾过犹太教育的边。我母亲从小就对音乐着迷，她告诉我们，她小时候外祖父带她去人民公园[Volksgarten]听约翰·施特劳斯演奏。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都喜欢用钢琴演奏维也纳的华尔兹舞曲。我这儿还有一张她的唱片，那是她在80岁以后录制的。她的音乐才华很早就被发现了，她上音乐学院的时候，有一位音乐理论老师是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我记得母亲经常模仿布鲁克纳用浓重的奥地利口音解释和声法的样子。他的学生经常请他别再继续教课而为他们演奏管风琴，我母亲经常帮他操纵风箱。后来母亲从师于著名的莱谢蒂茨基[Leschetitzky]，他教过阿瑟·施纳贝尔[Artur Schnabel]。开始他说：“不，我不能收你，我不想收任何维也纳人。”但我母亲哭了，他说：“好吧，弹给我听听。”后来他就收下了她。母亲后来成了他的助手。

她还经常听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的演奏，他对贝多芬的解释给母亲留下了深刻印象。母亲还经常听勃拉姆斯用钢琴为一位歌唱家伴奏。她在音乐学院的时候，有时还和勋伯格一同演奏，但母亲不喜欢他，不管是作为音乐家还是作为人，都不喜欢他。他喜好在与母亲和母亲的一个朋友组成的三重奏中拉大提琴，但是母亲不喜欢和他一起演奏，她说他节拍掌握得不好。我后来问她：“你为什么不为专业演奏者？”她回答：“那样，我的妈妈会认为我还不如去当马戏团的骑手。”在那个时候，女孩子在公共场合露面不容易。所以她开始教钢琴，

很少在公共场合演奏。

母亲年轻的时候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很熟，因为她的表姐夫、著名的儿科专家卡瑟维茨[Kassowitz]为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找到了第一份工作。³我母亲记得她曾在暑假的时候和弗洛伊德一块度过几个星期，她在弗洛伊德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自在。但是我必须说，她不太喜欢弗洛伊德。不过，她总是补充说弗洛伊德善于讲犹太故事。

认识勋伯格和弗洛伊德，那可是了不起的事。

对，是了不起。后来她进了古斯塔夫·马勒的圈子。马勒的妹妹是母亲的学生。在马勒和阿尔玛·辛德勒[Alma Schindler]结婚之前，他已经是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他让母亲去参加他的排练。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联系。我姐姐狄亚[Dea]是位小提琴家，她和马勒的女儿安娜[Anna]是好朋友。

在马勒的圈子里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歌剧演员叫做安娜·巴尔—米尔登堡[Anna Bahr-Mildenburg]，她成了我母亲的好朋友，她俩非常要好。母亲生下我后病得很重，她邀请我们到她的别墅去住。所以我出生后最初的几个月是在赫尔曼·巴尔[Hermann Bahr]家中度过的，他是位很著名的作家和批评家。

你大概知道，马勒早年在维也纳的时候和一位叫做西格弗里德·利皮那尔[Siegfried Lipiner]的哲学家和学者关系很密切。利皮那尔大概是从东方(波兰?)来的犹